



## 宥坐第二十八

### 【题解】

本篇的内容主要是记载了孔子的一些言行事迹，表现了荀子对孔子思想的向往与继承。因为文章第一段记述了孔子师徒关于“宥坐之器”的对话，故摘取“宥坐”作为篇名。“宥坐之器”，即放在座位右边的一种器皿，这种器皿注满水就会翻倒，空着就会倾斜，水注得不多不少才端正。古人把它放在自己的座位右边，主要是提醒和警戒自己为人处世及做人做事等不要过分或不及。“宥坐”的作用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座右铭”。荀子在文中介绍了孔子关于宗庙、器用、礼义等方面的言论，反映了孔子在学习、修身、礼义、政教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和认识。通观全篇，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在文章的很多地方表述了孔子怀才不遇的失意情绪，其实这也正是荀子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有所不满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荀子虽说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和思想，但是处于社会大动荡时代的他，凭借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嗅到了社会存在的潜在性危机，所以，他始终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处世。



兽耳青铜壶（春秋战国）

本篇及以下各篇，是荀子及其学生平时摘录的资料，它们虽然不是我们研究荀子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但对于我们了解荀子的思想倾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而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以及儒家学派的思想学说，无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 【原文】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sup>①</sup>，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 【注释】

①鲁桓公：名轨，鲁惠公之子，鲁隐公之弟，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

## 【译文】

孔子参观鲁桓公的庙，有一种欹器。孔子问守庙的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守庙的人说：“这是君主放在座位右边的一种器具。”孔子说：“我听说放在座位右边的一种器具，不装东西的时候是倾斜的，盛了一半水的时候是立正的，装满了水就会翻倒。”孔子回头对弟子说：“把它注上水。”弟子舀水灌进去，一半的时候是立正的，装满了就倾倒了，没有水的时候是倾斜的。孔子叹息说：“唉！怎么会有满了还不倾倒的？”子路说：“请问有保持满的状态的方法吗？”孔子说：“聪明有智慧，却保持愚蠢的样子；功盖天下，要懂得谦让；勇敢而又气力盖世，要保持怯弱的样子；富有四海，要保持谦虚。这就是谦让了还要更加谦让的方法。”

## 【原文】

孔子为鲁摄相<sup>①</sup>，朝七日而诛少正卯<sup>②</sup>。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sup>③</sup>，三曰言伪而辩，





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sup>④</sup>，文王诛潘止<sup>⑤</sup>，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sup>⑥</sup>，管仲诛付里乙<sup>⑦</sup>，子产诛邓析、史付<sup>⑧</sup>，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sup>⑨</sup>：‘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 【注释】

①摄：扶助。

②少正卯：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

③辟：偏僻，邪僻。

④尹谐：人名。

⑤潘止：人名。

⑥华仕：西周初年齐国隐士。

⑦付里乙：人名。

⑧邓析：春秋时郑国人，刑名学家。史付：人名。

⑨“《诗》曰”句：见《诗经·邶风·柏舟》

### 【译文】

孔子做鲁国的代理宰相，上任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门人上前问道：“那少正卯，乃是鲁国的名人，您执政没多久就诛杀了他，没有什么过失吗？”孔子说：“坐下！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人有五种恶行，而偷盗不算在内：一是内心通达却行为邪恶；二是行为怪僻而且坚定不移；三是说话虚伪而又能言善辩；四是记诵丑恶的事情而又非常博学；五是赞成错误的举动而且加以润色。这五种情况，人若是有其中的一种，就不免被君子诛杀，而那少正卯五种占全了。因此他居住的地方足够聚众成群，他的言论足够粉饰邪恶，迷惑众人，力量强大足够独树一帜，这是小人中的雄才，必须诛杀他。商汤之所以诛杀尹谐，文王之所以诛杀潘止，周公之所以诛杀管叔，姜太公



诛杀华仕，管仲之所以诛杀付里乙，子产之所以诛杀邓析、史付，因为这七个人，都是与时代相违背，都有害人的思想，不能不诛杀。《诗经》上说：‘忧心忡忡啊，小人聚众成群。’小人成群，就足以令人担忧。”

### 【原文】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sup>①</sup>，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sup>②</sup>。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sup>③</sup>，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谨诛<sup>④</sup>，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陈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贤以綦之<sup>⑤</sup>；若不可，废不能以单之<sup>⑥</sup>；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诗》曰：‘尹氏大师，维周之氏，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庠<sup>⑦</sup>，卑民不迷。’是以威力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今之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sup>⑧</sup>，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数仞之墙而民不逾也，百仞之山而竖子冯而游焉<sup>⑨</sup>，陵迟故也。今夫世陵迟亦久矣，而能使民勿逾乎？《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潜焉出涕<sup>⑩</sup>。’岂不哀哉！”

### 【注释】

①季孙：指季桓子。当时鲁国掌权的贵族。

②冉子：指冉求，孔子的学生。

③犴：乡间牢狱。

④嫚：同“慢”，怠慢，懈怠。

⑤綦：教导。



⑥单：畏惧，害怕。

⑦庠：通“毗”，辅佐。

⑧岸：崖。

⑨冯：登。

⑩潸焉：流泪的样子。

### 【译文】

孔子做鲁国的司寇，掌管司法，有父亲和儿子打官司的，孔子拘留了儿子，三个月都尚未判决，父亲请求停止官司，孔子释放了儿子。季孙听说了不愉快，说：“这个老头子欺骗我，他告诉我说：治理国家一定要遵从孝道。现在杀一个不孝的人，能够警示天下所有不孝的人，可又把他给放了。”冉子把他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感慨地叹息说：“呜呼！君主丧失了孝道，却要杀掉下面不孝的百姓，这行吗？不教育自己的百姓，却判决他们，杀掉无辜的人。三军打了败仗，不能都斩杀；监狱没有管理好，不能用刑罚，这是因为罪责不在人民的身上。法令松弛，刑罚却很严格，这是残暴人的生命有限度。而征收税赋却没有限度，这是残暴；不进行教育却要求成功，这是虐待。停止这种行为，之后刑罚才能可行。《尚书》上说：‘根据道义来行刑，根据道义来诛杀，不要立即执行，我是说没有顺当地处理事情。’说的就是要先教育。因此。古代的圣王先讲述了道理，君主首先服从，若是行不通，推崇贤能的人来劝导君主；若依旧不行，就罢免没有才能的人来警戒君主，三年之后百姓就会顺从了。奸邪的人若是不顺从，就用刑罚对待他们。《诗经》上说：‘尹氏大师，是周朝的根基，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四方靠他来维系，天子依靠他，人民不迷失方向。’因此，威力虽然严厉但是可以弃而不用，刑罚很好也可以闲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的社会却并非如此：教化混乱，刑罚繁多，人民困惑而不求自强，就用刑法来制裁，这样一来，刑罚越来越繁重而奸邪的事情越多。三尺高的陡坡，空空的车子无法上去，百丈高的山峰重载的车子却能上去，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高山是一个从高到低的缓坡。几丈高的墙头，百姓不能越过，百丈高的山峰，小孩子也能爬上



去游玩，这也是由于山峰是一个由高到低的过程。现在世上的政令教化松弛，就好比缓坡逐渐下滑一样，人民能够不犯法吗？《诗经》上说：‘大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坦，直直得像飞去的箭头。君子所走的道路，小人所注视。流连回顾啊，泪珠潸潸。’难道不可悲吗？”

### 【原文】

《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子曰：“伊稽首不<sup>①</sup>，其有来乎？”

### 【注释】

①伊：句首语气词。稽首：古时的一种礼节，跪下，拱手至地，头也至地。

### 【译文】

《诗经》上说：“瞧瞧那太阳和月亮。勾起了我的思念之情。道路是那样的遥远，哪天才能够回来。”孔子说：“如果是人们归向你，必然道路遥远，能不来吗？”

### 【原文】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sup>①</sup>，裾拘必循其理<sup>②</sup>，似义。其洸洸乎不涸尽<sup>③</sup>，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sup>④</sup>，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 【注释】

①埤：低。



②裾拘：曲折。裾，同“据”，依据。拘，束缚，限制。

③洸洸：汹涌的样子。涸尽：流尽。

④淖约：柔弱。

### 【译文】

孔子看向东流去的江水，子贡问孔子说：“君子看见大水就要观看，这是为什么？”孔子说：“水，普育万物却没有什麼目的，好像德。它向下流去，迂回曲折而遵循地势的规律，好像义。水流汹涌没有尽头，好像道。若是掘开堤岸，它奔腾像回响应声，奔赴万丈深渊而无所畏惧，好像勇。用水注入仪器一定是平平的，好像法。水盛满了，不必用概来刮平，好像正。水纤弱细小而无所不至，好像察。万物经过水的洗礼，就会新鲜洁净，好像善化。水即使经过了几万个弯曲还是朝向东方，好像志。所以，君子看见大水一定要观看。”

### 【原文】

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sup>①</sup>，吾有殆也<sup>②</sup>。幼不能强学，老无以教之，吾耻之。去其故乡，事君而达，卒遇故人<sup>③</sup>，曾无旧言<sup>④</sup>，吾鄙之。与小人处者，吾殆之也。”

### 【注释】

①鄙：看不起，轻视。

②殆：危险。

③卒：同“猝”，突然，仓促。

④曾：副词，用来加强语气，常与否定词连用，翻译为“连……都”。

### 【译文】

孔子说：“我认为有些耻辱的事情，也是我鄙视的事情，还有些危险的事情。幼年的时候不能勤奋地学习，老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教育别人，我认



为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离开故乡，侍奉君主从而显达，一旦遇到故人，没有一点念旧的话，我鄙视这样的人；和小人交朋友，我认为这是危险的事情。”

### 【原文】

孔子曰：“如垤而进<sup>①</sup>，吾与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学曾未如肫贅<sup>②</sup>，则具然欲为人师。

### 【注释】

①垤：蚂蚁做窝时堆在穴口的小土堆，也叫蚁封、蚁冢。这里泛指小土堆。

②肫贅：人体的瘤子，指无用的东西。

### 【译文】

孔子说：“学习就像堆土堆一样积累前进，我赞赏这样的人；如果像成形的丘陵一样停止，我就不赞同这样的人。”现在有些学习的人并没有成就，所学的还是无用的东西，就像人身上长的肉瘤一样，然而还自满地做别人的老师。

### 【原文】

孔子南适楚<sup>①</sup>，厄于陈、蔡之间<sup>②</sup>，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糗<sup>③</sup>，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而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sup>④</sup>？”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





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sup>⑤</sup>，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sup>⑥</sup>，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sup>⑦</sup>。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sup>⑧</sup>！”

### 【注释】

①适：到，去。

②厄：穷困，困难。

③糒：以米和羹。

④奚：疑问代词，为什么。

⑤重耳：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以前流亡在外，路过曹国时，曹国国君对他很不礼貌，因此激怒了他，从此发奋图强，终于成就霸业。

⑥勾践：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被困在会稽山。后来卧薪尝胆二十年，终成霸业。

⑦小白：即齐桓公，继位前，曾逃亡到莒国，受到无礼待遇。

⑧庸：副词，难道。

### 【译文】

孔子往南方去楚国，被困在陈、蔡之间，已经七天没有吃过熟食，野菜粥里连米粒都没有了，弟子们都有饥饿的脸色。子路走来问孔子说：“我听说：行善的人上天赐福给他，作恶的人上天降祸给他。现在老师您具有美好的品德、高尚的道义、博学多识，而且这样做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是这样穷困呢？”孔子说：“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你认为有智慧的人必定受到重用吗？没有看见王子比干被挖心吗？你认为忠心的人必定受到重用吗？没有看到关龙逢受到虐杀吗？你认为谏诤的人必定受到重用吗？没有看见伍子胥被肢解在姑苏门外吗？能不能被重用，这是时机的问题；贤能和不贤能，这是才能的问题。君子博学多识、深谋远虑的人没有受到重用的多啦！由此可



见，没有受到重用的人世上多的是，不单单是我孔丘啊！况且，芷兰这样的香草即使生长在深山老林里，也不会因为人迹罕至就不芳香了。君子的学习，不是为了显赫、受到重用，为的是即使不受到重用也不会困顿，即使忧愁也不会意志不坚定，知道祸福是有始有终的而心里不会迷惑。贤能和不贤能，这是才能的问题；做还是不做，这是个人的问题；受到重用和没有受到重用，这是时机的问题；生和死，这是命运的问题。现在有人生不逢时，即使贤能，他能施展抱负吗？假若遇到了好的时机，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君子应博学、深谋远虑，修养身心，端正自己的行为，来等待时机。”孔子说：“子路！坐下！我来告诉你。从前晋公子重耳称霸的野心产生在被轻视的曹国，越王勾践称霸的野心产生在战败的会稽之地，齐桓公小白称霸的野心产生在受到无礼待遇的莒国。所以没有处境困难的人就不会有高远的志向，自身没有流放的人志向不广大。您怎么知道我今日的穷困，不包含着将来得志的可能性呢？”

### 【原文】

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出而问于孔子曰：“乡者赐观于太庙之北堂<sup>①</sup>，吾亦未辍，还复瞻被九盖皆继<sup>②</sup>，被有说邪？匠过绝邪？”孔子曰：“太庙之堂，亦尝有说。官致良工，因丽节文，非无良材也，盖曰贵文也。”

### 【注释】

①乡：以前。

②盖：通“盍”，何，什么。

### 【译文】

子贡参观鲁国宗庙的北屋，出来问孔子说：“刚才，我参观宗庙的北屋。没有停止脚步，回头看到那九扇大门，都是由一块块木头拼起来的，是否有什么说法？还是被工匠弄断的？”孔子说：“宗庙的屋子也曾经有过传说。监造的官员把技术高超的工匠都请来，根据木材的纹理来加以装饰成为花纹，



不是没有好的木材，是因为他们重视上面的花纹。”

### 【解读】

本篇记载的孔子言行事迹，令荀子及其学生颇为向往，故其记述则热情洋溢，评论则观点鲜明。主要涉及孔子法治观念、命运观念和修身观念三个方面的问题。

孔子法治观念的评述。荀子师徒认为，孔子摄鲁国相位七日而杀少正卯，符合礼法。所据罪名有五：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些罪名，亦见于《礼记·王制》。实则属于思想罪和言论罪，现代人不认为其触犯刑律，判为死罪则更离谱，但代理相事的孔子则因其冒犯礼法而恼羞成怒，直至置之死地而后快。“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鼓吹邪说，以非为是，聚众养徒，蛊惑人心，必将妨碍统一思想和舆论。正如荀子在《王制篇》所说：“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少正卯是宣传异端邪说且握实权的政敌，危害社会的能量大，不利于用儒家学说统一天下，这是荀子及其学生认定孔子诛少正卯理所当然的原因，对异端邪说实行镇压，实由荀子先声倡导。又补出商汤诛尹谐等七件事，皆为圣王贤相所为，强调道：“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心，指心志、品行，属道德范围，竟成为被诛依据。这无疑损害圣王贤相之仁义形象。后世学者怀疑诛七子含“虚造”成分，钱穆说：“盖犹非荀卿之言，而出于其徒韩非、李斯辈之手。”这说明，以思想、道德、政治不合而定人死罪，是行苛法，违背荀子倡导的仁义传统。下面所记孔子审理父子讼案，极力彰显仁义教化，则与荀子一贯思想相吻合。孔子与季康子对“为国家必以孝”方针的实施，在诛、教孰先问题上发生争执。季康子主张“杀一人以戮不孝”，孔子持相反态度，他认为：“上失之，下杀之”；“不教其民而听其讼，杀不辜也”；“三军大败”而全斩；“狱犴不治”而全刑，这些做法，全然不可取。其原因，是“罪不在民”。然而当政者其错有三，一是“嫚令谨诛，贼也”。嫚，读为滥，过差也；谨，读为勤，不训严。是说当政者法令繁多而过当，却勤于诛



杀。二是“今有时敛也无时，暴也”。有，又也，时敛，定时征敛。是说暴敛无时。三是“不教而责成功，虐也”。责，求也，成功，指事必成。是不教民于先却苛责于民。孔子认为，人民以不行仁义忠孝而犯法治罪，责任并不在人民自己，而在贼、暴、虐的行政执法，在当政者没有事前对人民进行教育，没有做到“陈之以道，上先服之”。何谓“先教后诛”？首先有统治者为人民做出遵行礼法的表率，此即“上先行之”；其次有贤师进行规劝教育，此即“尚贤以綦之”；再次给予足够的时间让人民服从教化，此即“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如此做了，仍有“邪民不从”，这才“刑可即也”。即令“义刑义杀”，还得做到“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其所以慎重执法，是为了防止忽视仁义教化而滥令勤诛。古之盛世由于以仁义为本，坚持“先教后诛”，导民于正道，因而“威力而不试，刑错而不用”；反其道而行之的今之乱世，以“乱其教，繁其刑”来制民，只能陷入“刑弥繁而邪不胜”的困境。今之乱世“陵迟”即衰微，其根本原因，盖在于忽视教化而滥用刑罚。荀子对孔子以仁义约束刑罚的理解，此节记述说得最为明确。

孔子敬畏天命的评述。对孔子困厄陈、蔡一事，荀子的记述和其他的典籍一样，旨在表现孔子敬畏天命的思想。孔子不讲上天降灾于人的因果报应，也不是“原罪”忏悔、“地狱”责罚之类的恐吓。但一定带着宗教的敬畏感，述说着人生命运的不易捉摸和难以把握。比干剖心，关龙逢见刑，伍子胥磔姑苏，这是智者、忠者、谏者非为必用的事实，否定了子路“为善者天报之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的俗儒之论。“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这是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孔子承认天命和时运于人并非均等。“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材、为、时、命，这四者合取，共为人生命运的要素和条件。“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在说明材、为两个要素、两个主观条件具备了，仍不足以成就成功的人生命运，而时、命才是关键，是决定性的要素和条件。但时、命尚须材、为与之配合，才能显现其决定性作用。材、为在人生命运中不可或缺，是主体精神、自我意识的张扬和发挥。正因



为“君子之学，非为通也”，所以才能乐天知命，做到“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孔子受“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句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的启发，悟出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隐，指困厄；佚，通逸，指奔逸，非谓安逸。晋文、勾践、齐桓都曾有过出亡或为败囚的经历，而后发愤图强而称霸的。如今孔子困厄陈、蔡，“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糗，弟子皆有饥色”，仍能以晋文、勾践、齐桓不屈不挠的精神鞭策自己，向往尧之遇舜于桑荫之下，唱出了一支自强不息的赞歌。

君主的自谦是其修养中的极重要内容，它的价值不限于伦理，而是具有全社会的政治意义。以“宥坐之器”来说明欹器对君主帝王具有劝戒作用，古已有之。荀子评述孔子的欹器之论，是说给君主听的。“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这三种状态，显示出如何保持中正的物理。孔子以此为喻，引申出君主帝王的“持满有道”。欹器注满而必覆，君主骄傲自满则必亡国灭身。可是，如能培养谦逊美德，以愚道造就智满（聪明圣知），以让道造就功满（功被天下），以怯道造就力满（勇于抚世），以谦道造就业满（富有四海），那就可以促成国家兴盛、天下大治。下面再评述孔子观赏东流之水，仍是宣扬孔子以德治国的思想。水之“遍与诸生而无为也”，喻君子之无私德行；水之“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喻君子之循义理；水之“洸洸乎不涸尽”，喻君子之道路无穷尽；水之“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喻君子之无所畏惧；水之“主量必平”，喻君子之有法度；水之“盈不求概”，喻君子能自为端正；水之“淖约微达”，喻君子之善明察；水之“以出以入，以就鲜洁”，喻君子之善教化；水之“万折也必东”，喻君子之有坚定意志。德、义、道、勇、法、正、察、志、善化，九者合为君子以德治国的德能智才结构，是一个全面的高标准要求。荀子还是以吏为师的倡导者，所以赞叹孔子为人之师必有耻、鄙、殆的精神，鄙弃“今学曾未如臧赘，则具然欲为人师也”的一帮小人，因为他们会误人害国，最不可取。



## 子道第二十九

### 【题解】

本篇借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阐述了荀子所一贯主张的为子之道、为臣之道、治学之道、处世之道等等。文章开始几乎主要论及孝道，所以以“子道”为篇名。荀子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是“人之大行也”的思想，说明在荀子的思想观念中，礼法即“道”和礼义即“义”是从天子以至于庶人均必须遵循依从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情服从法理，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想。但本篇并不限于论述孝道，它也记载了孔子及其学生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所发表的言论。文章的后面几段即后四段，或言孔子答弟子所问，或言孔子就事以教诲弟子，似乎皆与子道没有多大的关系，但这些实际上就是荀子主张的治学处世之道，可以说这是行孝之道的最高准则和最好保障。

### 【原文】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 【译文】

在家孝敬父母，出外敬爱长者，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对上顺从，对下厚道，这是做人的一般道德。顺从正道而不顺从君主，顺从道义而不顺从父亲，这是做人的最高的道德。如果能够做到用礼义来指导自己的意志，用礼义来知道自己的言论，那么儒家之道也就完备了，即使是舜的道德也不会比这高出丝毫。



## 【原文】

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sup>①</sup>。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sup>②</sup>；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故劳苦彫萃而能无失其敬<sup>③</sup>，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诗》曰<sup>④</sup>：“孝子不匮。”此之谓也。

## 【注释】

①衷：通“忠”。

②修饰：修治，整饬。

③彫萃：通“凋悴”，憔悴疲乏。

④引诗见《诗经·大雅·既醉》。

## 【译文】

孝子不服从父母亲的命令的原因有三条：服从命令父母亲就会危险，不服从命令父母亲就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孝子不服从父母亲的命令就是忠诚。服从命令父母亲就会受到耻辱；不服从命令父母亲就荣耀，在这种情况下，孝子不服从命令就是奉行道义。服从命令父母的行为像禽兽一样野蛮，不服从命令就符合礼义，在这种情况下，孝子不服从命令就是恭敬。所以，可以服从而不服从，这不是做儿子的应有的态度。不应该服反而服从，这是不忠于父母。真正弄明白了这服从与不服从的道理，并且能做到恭敬尊重、忠诚守信、正直老实地来谨慎实行它，这就可以称之为大孝了。古书上说：“顺从正道而不顺从君主，顺从道义而不顺从父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劳苦憔悴时能够不丧失对父母的恭敬，遭到灾祸患难时能够不丧失对父母应尽的道义，即使不幸由于父母感到不顺心而被父母憎恶时仍然能够不丧



失对父母的爱，如果不是仁德之人是不能做到的。《诗经》上说：“孝子的孝行是没有穷尽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sup>①</sup>：“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sup>②</sup>。孔子趋出<sup>③</sup>，以语子贡曰：“乡者<sup>④</sup>，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sup>⑤</sup>？”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sup>⑥</sup>，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 【注释】

①鲁哀公：名蒋，公元前494～前467年在位。

②对：应对，回答。

③趋出：疾步走出的意思。

④乡：通“邲”。

⑤有：通“又”。

⑥万乘之国：是指大的诸侯国。争臣：敢于劝谏君主的臣。争，通“诤”，直言规劝。

###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接连问了三次，孔子都没有回答。孔子小步快走而出了朝廷，把这件事告诉给子贡说：“刚才，国君问我，说：‘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一连问了三次我都没有回答，你认为怎么样？”子贡说：“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







了；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了。先生又有什么别的可以回答的呢？”孔子说：“真是小人之见啊！你不懂。从前，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只要有四个敢于劝谏国君的大臣，边疆就不会被侵犯；拥有千辆兵车的中等诸侯国，只要拥有三个敢于劝谏国君的大臣，国家政权就不会有危险；拥有百辆兵车的小诸侯国，只要拥有两个敢于劝谏国君的大臣，宗庙就可以保全。当父亲有敢于规劝自己的儿子，就不会去做不合礼制的事；一个人如果有敢于规劝自己的朋友，就不会做不符合道义的事。所以，儿子服从父母的命令，怎么能说这儿子是孝顺？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怎么能说这臣子是忠贞呢？只有经过仔细的考虑，认为应该服从的就服从，不应该服从的就不服从，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孝顺，才可以说是忠贞。”

### 【原文】

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sup>①</sup>，以养其亲，然而无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与！辞不逊与！色不顺与！古之人有言曰：‘衣与缪与<sup>②</sup>，不女聊。’今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无此三者，则何为而无孝之名也？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孔子曰：“由，志之！吾语女。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非无力也，势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过也。故君子入则笃行，出则友贤，何为而无孝之名也？”

### 【注释】

①胼胝：手脚上的老茧。

②缪：通“穆”，后种先熟的谷类。

### 【译文】

子路问孔子说：“有这样一个人，早起晚睡，耕地锄草栽植播种，手脚都磨出了老茧，以此来赡养自己的父母，但是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孝顺的名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想来大概是因为他的举止不恭敬吧！或许是